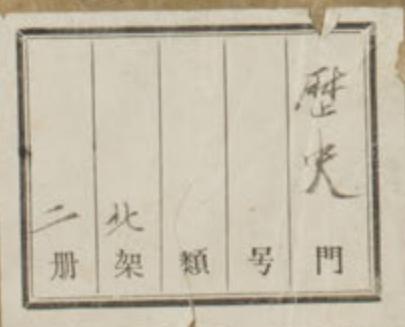


皇明名臣言行錄

乾

徐達 陶安 陳瑄
劉基 胡大海 蕤義
常遇春 章溢 夏原吉
李文忠 王禕 黄福
鄧愈 沐英 張輔
湯和 宋訥 胡敬
宋濂 朱善 顧佐



重刊義理高超圖

養安院藏書

皇明名臣言行錄序



近年彰示書風儀者

國朝名臣贊錄。自謂承倣朱子

宋名臣言乃錄。然或者議至

而收太狹。而慮少惜其於諸

之事蹟。限於人載一篇而止。

未嘗盡取博采悉如朱子所編之法似覺有所未備於是遇事自量輒於照自繙閱國朝諸家文集與夫記事之文於凡諸文之言乃一以竊取朱子之法類而聚之而愧聞予矧朱子之書論者謂至不能特記諸賢之言乃而已而於國家盛衰之故亦隱然備見評及於此多空虛之而無實

其藩籬哉。彭本贊論達嚴重。
以采入原所收三十一人。今增至
五十四人云。

弘治戊午冬十月初吉豐城後
學楊薦書于金陵官舍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豐城楊廉纂集

第一卷

魏國公中山徐武寧主達

誠意伯劉公基

鄂國公開平常忠武王遇春

第二卷

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

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愈

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和

學士承旨宋公濂

參政陶公安

參政越國胡武莊公大海

第三卷

御史中丞章公溢

待制王忠文公禕

西平侯黔寧沐昭靖王莫

榮酒宋公訥

大學士朱公善

平江伯陳恭襄公璫

少師蹇忠定公義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第四卷

少保黃忠宣公福

少保黃忠宣公福

英國公之興張忠烈王輔

榮酒胡公儀

左都御史顧公佐

第五卷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師楊文敏公榮

少師楊文定公溥

第六卷

尚書周文襄公忱

榮酒李文毅公時勉

侍講劉忠愍公球

榮酒陳公敬宗

第七卷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都督懷遠山襄毅公雲

尚書王文端公直

知府况公鍾

僉都御史曾公碧

少保于肅愍公謙

昌平侯穎國揚武襄公洪

知府劉公寶

左都御史軒公輓

尚書年恭定公富

第八卷

尚書魏文靖公毓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侍郎薛文清公瑄

尚書王忠肅公翱

康齋吳先生與弼

第九卷

少保李文達公賢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尚書王公竑

御史鍾公同

侍郎葉文莊公盛

右都御史韓公雍

侍郎林公鶚

希政使陳公選

脩撰羅公倫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僉都御史楊公繼宗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畢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引用諸書

蘇伯衡文集

歐陽文齋文集

御製文集

國初事蹟

覆瓿集

翊運錄

潛溪文集

王文忠公集

一齋文集

始豐臺

方正學文集

劉三吾文集

東里文集

聖諭錄

奏對錄

丙京類稿

楊文定公文集

抑菴文集

錢文肅公文集

耐軒文集

兩谿文集

桐山文集

敬軒文集

古穰集

天順日錄

可齋雜記

涇東稟

水東日記

縣笥瓊探

保齋文集

否泰錄

姚文敏公文集

類博藁

方洲集

一峯文集

名臣贊錄

白沙集

言外錄引用書

敬齋文集

定山集

立齋文集

南昌郡志

新安文獻志

觀菴文集

自朱子作宋名臣言行錄。其後李幼武有名臣續錄。有別錄。有道學名臣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略。皆因朱子而興起焉者至。

國朝彭文惠公名臣贊錄亦然。或謂朱子不可擬擬。擬之非僭則妄。廩謂作太玄以準周易。作中說以擬論語。則不可。若記事之書。取法於大儒。譬之為圓用規。為方用矩。何為而不可哉。論者徒知尊朱子。而不知其不在乎是也。廩亦取法朱子者。故綴此以解人之惑云。楊廉識。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引用諸書畢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徐達

中山武寧王

字直隸鳳陽人國初封魏國公卒年五十四追
封中山王謚武寧配享廟庭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
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
麾下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群英朕於
是命為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
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
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
定大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竇

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
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
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
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
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
口大破元帥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
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
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
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
餘員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叢其弟
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
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

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
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固新附者叛四方
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餘
扼彼援兵尚未驚移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且
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
餘軍敗入其城王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
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興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
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孤疑丁酉春守將
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挽
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
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
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

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
微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
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
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
死其年惟楊元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
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
師次中途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
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
空荒棄而弗守師旋達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
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途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
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授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
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

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
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十五百人自是
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師西
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
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
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阜林之野生擒張兵
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
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太半詔班師命王西略
蒼梧九溪寧波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
大位二月命王為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寧甲
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

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杜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
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
長驅崤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
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鄆下趨趙州抵
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
下晉冀如命并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
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大平
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
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
嶺北兵疲而還勅命汾邊輯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
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

召罷北鎮勞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朕忍
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十
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妾以
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
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
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
城不屠與人不戮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
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羨人財寶無所取婦女
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邈磨
滅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
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歟先萬世勒諸堅石樹當神
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祕略兮

神機默溫溫兮無剛東施誠而徂征兮既出旛幢繚繞
兮雄氣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
濟兮甲冑礪爭燦爛兮精銳含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
比比懸傍刀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歲寧弧力
勁兮躋撓槍幾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當摧
堅撫順兮我武惟揚御製神道碑

中山武寧王寶元勲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
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
之刻置墓道朱善撰神道碑後

太祖高皇帝仗一劍起淮右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之士
雲附景從於時肱股心膂之臣皆英武傑特超邁之才

若純誠厚德顥顥焉尊主庇民之心者中山武寧王徐
公其首也天監厥德報福彌厚延慶後人愈遠愈盛非
一時同輩所可擬也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次增
壽

太宗皇帝靖難之際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陽武
侯進定國公楊士奇撰定國公墓誌

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洪武及狄陰山雪耻千
古攻城不屠手完歲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奠彼朔野
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彭韶撰贊

劉基

誠意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棄官歸隱國初仕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

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黃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暎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

當輔之

黃伯生撰行狀

太祖皇帝下金華之括蒞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識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

王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不拜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陳氏洪都守將胡均姦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羨遂以城降張氏入寇時曹國公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趣使疾進兵遂窮追賊至東陽擒之以還公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象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址。公密謀居多。

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嘗失一大

將。時參軍胡琛伐福達。果敗沒。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如是易柱。父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駕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

如。公曰。此小犢。將儻轍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先是相胡惟庸。公乃大戚。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自是疾愈篤。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令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卒以天文書授子璉使同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璉行汪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多不法久之御史中丞徐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公在勝國年甫弱冠已擢嵬科然而低徊散地餘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今

上龍興遂為腹心之臣殫其智慧上讚廟謨曾不十年

濟一統之功傑然為開國宗臣

蘇伯衡撰

御書序

初公著書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

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

徐一夔撰郁離子序

劉之文不減宋潛溪而世獨稱宋者劉掩於功業耳

楊士奇跋覆瓿集

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辨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世或疑其仕冗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

公止於才藝而已

楊守陳撰文集序

公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切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赦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並行狀

華淪於夷易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集就湯斂義奚虧大哉王佐燭物炳樂運籌制勝翼龍以飛昭四制作文章是咨允爲宗臣爾爵爾祠彭韶撰贊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封郢國公卒年四十三追

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群盜劉聚所得五
察聚終不能有成聞

太祖駐兵和州棄聚來歸

宋濂撰神道碑

上捨采石礮亢兵陣於礮上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繼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
庚子夏五月從徐公拔安慶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
慶玉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
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章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與之聯舟大戰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勇猛王射之中矢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直趨湖州之弁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捨城下攻之偽丞相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結營東阡復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冬十月鴛館降得兵六萬湖州亦下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石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

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

冬十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戰王軍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師次太原守將廓擴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擴帖木兒果中傷而遁並神道碑

虜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河川以疾薨柩過通州人皆罷市迎哭飲食必祭王直撰廟碑

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後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特兵所至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上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爾尚為文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並神道碑

惟王文武全才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敬擬今南征北伐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勲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蘇伯衡撰祭文

聖皇開天豪傑四發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

震動塵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尤若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沙漠河所經誓將効滌邊塵勿驚焉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切垂成王忽長逝當子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賜王封袞衣納裳照曜泉宮天子曰噫未愴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死凜然

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書示千億神道碑銘

長材偉貌猛如老虎手提椎埋早歸

真主強漢偽吳席卷以舉長驅入蘇光復中土錫胙疇封
以閼郢諸允矣允我赫然威武廟祀于通血食千古彭

韶撰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直隸盱眙人國初封曹國公卒年四十六追
封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而公
主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携王走軍中幾不能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傳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近臣
曰是亦可以當於馬上習之歲丁酉乃以舍人領軍策
應池州偽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擊敗之戊戌進攻青
陽石埭大平旌德皆下會兵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

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偽吳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興王戰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載

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董倫撰神道碑

乙巳春正月士誠遣偽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即令將士未至新城十里許有地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指王曰衆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吾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沒等有也明日交戰王橫槊據鞍引

數十騎乘高馳下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遂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大潰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百餘人委棄鎧仗彌亘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八月召還京師陞受
宸算總水陸之師下江浙
冬十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
嬰城固守王令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將潘允明聞之
恐遣其負外方襲詣軍門請降王曰師來臨城而員外
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屢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
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
王見其誠引入卧內歡笑欵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翼

自遣歸允明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
上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
徇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夫
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閩中既平餘燼復
合詔王討平之二年春以王為偏將軍副開平王常
遇春征遼北由遵化度鹿鳴嶺敗江文清於錦川次全
寧元將也速遂戰一鼓敗之追至灤河斬其宗王慶生
遂進攻大興度其必走乃命兵千餘伏其歸路虜果夜
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畢住進克上都秋七月開平王
薨于軍中八月詔王領其衆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

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
衆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間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
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
鴈門次馬邑尤邇騎數千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
進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為
營王至據令還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是夜虜果悉
銳來攻王堅壁不動委二營以待敵督令死戰自寅至
辰度其飢疲乃分軍為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擒其將脫列伯降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
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帥出
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夏五
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器

以歸允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遇中興擒允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朝廷論功行賞加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王復征迤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刺奔來虜連道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駐韜重於盧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餉程並進至仕刺河兀將哈刺張蠻子悉起營度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却追至騎海虜來益衆王撻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道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王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刑柱以祭六年冬十月將

兵北伐縣出朔州擒允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詔總兵北伐王駐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驥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李羅帖木兒秋七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理擒承旨百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

王器量沉閑入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嘗師金華范祖贛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禮度惟謹及出為詩辭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並神道碑

勲戚之胄一世人豪淹貫群籍曾是六韜甲裳盡赤家

有戰枹宋尤故都兼舉並邑宣威萬里實為爾勞膺建
上公以國子曾追王廟食沒旌寵褒 許詔撰贊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直隸虹縣人國初封衛國公卒年四十一追
封寧河王謚武順配享廟庭

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衆推
王領軍年方十六出戰父挺身破敵

上駐師滁陽王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從渡大江取太
平定金陵守廣德謝元帥卒衆來寇王奮擊俘千餘人
轉行樞密院判敎戍宣州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浙
江備楊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王與越國公胡大海分
門出戰大敗其衆戊戌正月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
僉樞密院事己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天定

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僞
漢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衆辛丑正
月除江南行省叅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
軍馬襲浮梁取樂平擊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江
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王知其情卷
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壬寅正月授王江西行
省叅政留之四月陳友諒悉兵圍江西水漲直抵城下
王與諸將固守屢挫其鋒相持凡三月

上親率兵至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死甲辰八月從閩平王
兵合圍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款乙巳正月進
右丞加湖廣省平章出鎮襄陽新附之民未有定志王
撫而鎮之遂通悅服吳元年十月擢御史大夫洪武元

年命大將軍經略中原王攻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
均房之境悉定三年命王為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
敗王保保于定西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十二
月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
平之九年吐蕃邀阻烏思藏使者王為征西將軍窮追
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十餘萬還

王器字宗偉而沉毅簡重謙恭鎮密而奉公守法臨大
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廣
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
不獨將略之雄兼有君子之行並朱夢炎撰神道碑
惟武順王沈沈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初氣蓋六軍視
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鋤吊民禮士慰彼來蘇節鎮

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爲徒彭韶撰贊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鼎臣直隸鳳陽人國初封信國公卒年七十追封

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廟庭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仗劍從

之時

太祖皇帝屢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發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申同中山王取金壇丁酉克常州明年張士誠寇常州王力戰却之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書左丞又遷平

章丘已擊江西屬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督兵力戰平姑蘇縛張士誠以歸。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王督諸軍征之。谷珍乘大舶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乘勝下福州。戊申略定閩中諸郡。海上晏然。二年同中山王扶河中入瀘關。關龍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襲元帥擁廓帖木兒。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九月還京師。封中山侯。明玉珍僭號。以重慶為都。王珍死。子昇立。詔王征之。昇鎮瞿塘峽。以遇舟帥王以計敗之。五年。征窮追和林十年。帝念王之功。爵為公。國于信十八年。五開山獠為亂。王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喜。為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地。等城壇戍。以固守備。王尋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譖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以泥古為哉。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間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室。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驩如也。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東。奄舉歐閩。推堅撫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元勲。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崇元祀。李鄧其倫。彭韶撰贊。

宋濂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元至正間召入史館為編脩官辭去國初仕至學士卒年七十三

先生在姪七月生兒時苦多病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九歲為詩歌有奇語至正己丑用大臣薦為國史院編脩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鄭楷撰行狀濂博極群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為編脩官著孝經闡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歐陽玄撰宋府君世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娶疾晝懶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回歌以速其行先

言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為列仙無相忘也劉基
撰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至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

旨授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

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

乏勿取租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

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折佞性在坐者
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尊神仙之學好四夷
之物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
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
矣刑罰非所先也

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凡有任使靡晝夜躬閑載
用書于輶進之或覆視于用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
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
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欲俾叅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領居職任也嘗奉制誄鷹今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

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葉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梦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巵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臺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勾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郤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

脩楷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尤篤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為所給，亦不與較。臨財廉，非義不取。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公衆譽之。內誠外怒，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仕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閑戶，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卷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寡警，欲所致十三年冬，孫慎以罪被刑，先生安置茂州，以疾卒於夔州，臨歿端坐歛手而逝。行狀。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流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夷輔夏，復我綱常，切在萬世。曷其敢忘！彭韶撰贊。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故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無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忘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食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

蓋將吊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汎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馳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慶乎世者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樂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激激哭于山巔。與水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轂。注滄海而為樽。吾知公之不我顧。

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爵皇天與后土。尚同鑑于斯言。門人方遜志撰祭文。

陶安

字圭敬直隸當塗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年五十七

公年十六令賦喜秋雨詩其拘之以韻安立成不加點綴弱冠時閉門研討經藉得四明程氏讀書日程倣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大肆力于經史尤銳意濂洛關閩之學值元季擴斤江南不甚擢用一時名儒碩士皆樂與之師友高門巨族往往奉幣帛迎致西塾經指授為聞人者甚衆至正四年中浙江鄉試八年禮部試下第行省授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太平人物志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大平儒士陶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群雄兵起不
過子文王帛將軍若能及群雄之志不殺人
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
許之

太祖曰諾克大平授安元帥府令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達康等慶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翰林學
士江西省叅知政事國初事蹟

先生沉涵道藝以千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為
校官問道考德者接武而至宋濂蔡夫人裔
氏墓誌

歲乙未夏六月適天兵渡江克采石乘勝攻太平安

率父老開城門降即叅幕府議取金陵丙申克金陵奏
捷使濠會丁母憂服闋授江南行省都事癸卯上討武
昌甲辰克武昌拜黃州知府尋改今桐城復調饒州知
府時閩寇隔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
守後聞寇成擒民被脅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衆四
境以寧

高皇帝嘉其功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岩穴甚清深水
怪無端彭蠡鱣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吳
元年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禮安為總裁官
修大明令為議律官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
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洪武元年律成尋拜叅知政事
詰曰朕自西渡江東來安率父老迓朕駐姑熟首言曰方

今海內鼎沸群雄奮爭不過子女玉帛耳非民之父母也顧將軍文他雄之所為操玉業之度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蹕于此以匡天下安顧以身許之朕遂謁後不數年間大江之南盡為我定

安為人外癯而內實精于易鑒驗如神文章論理叙事純正疏暢而步驟不凡並列華人物志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直隸虹縣人國初任至行省叅知政事卒追封越國公謚武莊配享廟庭

皇帝屯兵滁陽公仗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三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大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矛孤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敵入衆皆披靡而道戍

戊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公謂蘭溪去嚴為甚通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二月王師取婺州陸公簽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已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一月又平慶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芝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繕城浚隍為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為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為文以祭且命有司塋公

像配享忠貞公廟庭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軍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宋濂撰廟碑苗軍左丞楊完者有軍士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慶童之女為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士誠發兵至湖州市營圍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瑛等三萬人來降

太祖率瑛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初七日瑛等刺殺大海殺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

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瑛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掛刺蔣瑛等血祭之國初
事蹟

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苟得甲士之驩心則耕田
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
荷戈者必不免於愁歎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
允質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
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
近之人爭趨赴之蓋公處心以仁叢事以威惟其仁也
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
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
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於公事固無大相遠也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颶行雲復中有一人萬夫
之雄其人謂誰時惟越公凜凜越公勁氣橫鷺手荷鐵
受其繫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著必仆
大兵四出靡不在行瞪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
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勲以凝

皇帝曰都爾予羽翼婺焉雄巖爾鎮其城爾叅政府解爾
宥密爾勞爾來以盡乃職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警化
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撫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為謳歌
視彼郊原其耕釋釋視彼闢闢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
居輿輿何以致斯伊公之力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
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何其含旆並廟碑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章溢

字三益浙江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年五十六

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所感宋濂撰神道碑

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公乃興剏基業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之乎對
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
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妥
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達寧此萬全計也
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虔州之糧其蒞額一萬三
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
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虜民久矣詔從其舊

神道碑

太祖謂童謐曰爾在虔州石拔叅政虔州謀軍事聞知部
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事徃虔州收集赴京助我調

用謐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男章允載營領赴京
聽謐

太祖大喜後用謐御史中丞國初事蹟

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
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墓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
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望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
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
盡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顧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釋戒

公自母喪悲戚過度及營完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
臨終親友何潛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

吾父已知之公性孝友父喪未舉而兵數里閉室廬被
焚公礪頸顙天火至柩所而滅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
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公狀貌
宋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而其
臨大事則議論爭辯不避權勢父折衷於理而後已並
神道碑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讐百王或
達大將旗鼓而殄殲於秩冷或被屢士冠服而容與於
雲林可顯可晦載浮載沉一委頓於外物初無累於貞
襟縣千尋之丹崖莫踰其峻嶺萬仞之重淵罔測其深
抱忠毅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善百鍊之精
金者耶宋濂華山居士贊

狄君中原民率為虜出而濟時兵以全義結廬匡山以
待

聖世營田觀風奠辭勞勸提兵于南邦人攸暨臺端謳謳
金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彭韶撰贊

王樟

忠文公

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國初官翰林待制奉詔下雲南不屈而死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文

公大父石岐書院山長前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師事侍講黃文獻公縉至元戊子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張起岩等屢薦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岩山中深晦匿著書立言

太祖皇帝取發徵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鄭濟撰行狀。

上親征江西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郎禮制多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詔備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啜

上所賜利市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齋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我曰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

脫脫欲以威屈公公罵曰天訖汝亢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並行狀

雲南梁王拒險弗寔洪武壬子詔待制王樟往使廷臣危之公驩然就道至別館公于別室廬築有加蠶糜不遣明年公見執死之嘆曰雲南禍其自我矣王景章

撰詞序

王公以翰林待制奉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遠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嚮服會有倔彊拒命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公死事始白于中朝然旌褒之澤未及也

皇上嗣大統之五年

詔贈翰林學士賜謚忠文於是距

公之死七十年矣公之文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
錄其死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
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
千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楊
士奇撰文集序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
之入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
極為文宏麗沉雄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菴大
事記行狀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封西平侯卒年四十八

追封黔寧王謚昭靖配享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沒艱無所
歸謁

上濠梁

上為惻然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
默雖在髫齡不樂兒戲十八為都尉三十三封西平侯
從大將南征下崇安剪陳友定拔溪寨遂定閩中從北
征過驢駒河擒知院李宣為征西副將軍抵崑崙山闢

地數千里為征西將軍平納隣七站出和林略亦集乃路俘其全部以歸雲南孰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封之自辰沆陸出羅鬼普安皆下之相匝刺瓦爾彌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王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相而刺瓦爾彌遁滇池島中投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羅拜以迎王師王入善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平程立本撰廟碑

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踈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緬車里八百媳婦皆內附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遠自將兵二萬討之戰殺百人王

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獲一象明旦寇殊死戰王督戰益急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自是平緬不復反矣廟碑

於惟昭靖早育

潛宮知勇自奮克叙戎功戰守方隅寄攸崇西南大夷元室遺宗貢固有年推命弗通一鼓平之百蠻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彭韶撰贊

宋訥

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國初仕至祭酒

卒年八十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範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科登

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懷寶翰晦

皇明徵諸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廉塞學者

如容得歸嘗同諸儒應制譏諸勑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

會達大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奸教尼不行

於是擢公為祭酒所以提挈鐘磬不遺餘力居常寢食

恒在廟房不宿于家並劉三吾撰廟誌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歸車以行百僚讓德六
館蜚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叔教條爾準爾繩士皆
適用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彭韶撰贊

朱善

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木學士卒年

七十有二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
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為令器
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
惟著書立言以醒賢道學之傳為已任著述有詩經解
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
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董鉉撰墓志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為富州州守強侯憲
中延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

府以名聞于朝授賈教授洪武八年取赴京建

試第一除授翰林脩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
完謫教遼東公略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
至遼城賜還鄉語子達娘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
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恩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
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
月遭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遂招詣闕上許蒙賜告歸臨
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效言
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
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得十九日墓誌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歷仕洪武宣德間封平江伯卒
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平江
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逋給之公
剏達百萬倉於直沽尹兒滻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
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漕舟所經海島吏人
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
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海溢崩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
通秦北至鹽城九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楊士
奇撰神道碑

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建議造淺船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三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二堤潮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刀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商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達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濱徐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昧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道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允於

事慮之周而為之累神道碑

公以都督僉事操舟師於龍江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即率舟師迎濟公以明敏之識幹濟之才遭遇聖明戮力效勞昭著史冊耿耿不磨楊榮撰墓志

轉粟江淮灌輸京師濬作河渠避海子危篲彼桃陰在河之湄以息以新行者如歸節其勞逸半飽而嬉歲漕百千卒倍而奇秩祀侯封令名永垂彭韶撰贊

蹇義

忠定公

字宜之四川巴縣人中進士歷仕洪武寧德間位至

少師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公生而頽異首骨隆起及就學郡守貳奇之選補郡庠生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人初名瑢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帝嘉其篤實因更昌義御書義字賜之革除年擢吏部

右侍郎楊榮撰神道碑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為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少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楊士奇撰墓志

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傅皆以敷臣無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尤僚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道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請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皇太子贈贈尤厚有詔

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閑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違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賜新第於大明門寵賜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

勅褒諭仍賜宴禮部

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
處人有量無所拂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
苟為包含必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
無一日顛躡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
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而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
嘗竊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
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
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並墓志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
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
資厚重而中無空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
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
頗短於才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
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
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
正於方賓曰薄書之才駢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固問公革除年間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
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唱隆王汝玉對曰唱隆君子而
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楊士奇撰解

夏原吉

忠靖公

字維詰湖廣湘陰縣人鄉貢士歷仕洪武宣德年間位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父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繫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楊士奇撰神道碑

洪武庚午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遂擢戶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冗倉廩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

質公曰環左右公雖紛冗父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
師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
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陞戶部尚書永樂初蘇松
諸郡大水命公徃沿叢浙江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
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
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
方民賴以濟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
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便宜行
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
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道庶事脩舉京師
肅然自是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勅嘉
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殿北北京宮殿成奉勅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起寇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

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
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
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賜
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
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
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義益厚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賈給
之遇士之貧者賑之有顛躉失所者援之德雖微父報
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

宇靜深閑廊不見酒淡嘗有從隸污公金織賜衣懼欲
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為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
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
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
度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機誤燒一隻館人懼不
敢告索機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
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
若此平生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曰
風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叱起
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精微
文書

其在

上前所言公歸仁厚臨政公酌大體其預有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咸識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畿以為榮並神道碑

塞夏何如久而專名臣錄序

公自結知

高皇傳及

列聖皆任以心膂信如蓍龜勢利不能奪謠間不能行行義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茲遺事之集公之縮洩弛張默贊顯相卓乎有一時所能異者也開我

皇明平康之治以基

聖子神孫無疆之綱夫豈偶生公哉

張元楨撰遺事錄序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鄉貢士，歷任洪武正統間，位至少保，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謚忠宣。

公授項城縣簿，改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衛知事，蚤暮勤職，而才識明敏，剗剔宿弊，數出意見，輔翼上官，歷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上前，并指公為奸臣，公屬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初建北京，置

行部改公行部尚書交趾平郡縣其地遠都布按三司
總之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董其治公視民如
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且戒郡邑
吏咸脩撫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
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
戴公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
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
悉加禮焉中官馬驥怙恩肆虐公數裁抑之驥誣奏公
有異志

上深憲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趾幾
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采用驛召公還交人扶老

携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宣宗皇帝嗣位馬驥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公掌
藩臬二司累奏乞公還蓋以交人思公之深公時以持
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復詣交趾時交寇黎利擾列城
叛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總師者失律為寇
所得并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
言已皆泣共置公于館禮送北歸並楊士奇撰神道碑
公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願自全
歸輔朝廷公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不終忍加害其首
長餽以餉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乏出境至龍州公
悉以所贈歸之官楊溥撰小傳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

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
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
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
優閑之實踈之也向使塞夏諸公皆如此持正未必盡
踈之古穰雜錄

公在南京帥府參贊機務旦視事皆襄城伯屢分公不
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
汝見守備何嘗錯幾落一事也水東日記

公秉心正大介然義理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逮民
在交趾二十年其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天下士大
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也楊士奇書訓子書後

公文之成在於頃刻或有冀其點竄一二字為言者輒
笑曰吾豈文人韻士哉魏驥撰文集序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為心斥奸闢諛無
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輔於道憂國忘
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卒分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緡
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為主神道碑

番番老臣實篤忠貞南交內屬藩屏是營公往殿之屹
然長城載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 優詔歸寧三
孤峻秩留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令名彭韶撰贊

張輔

定興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歷仕洪武、正統間，封英國公。卒年七十三，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為黎季犛篡弑，命王為總兵官，統軍八十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乘勝引兵，蹙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于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馘數萬級，窮追竒羅海口，生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餘

衆降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
王建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
爵英國公。七年餘蠻簡宏僭偽號。煽衆復叛。惟交州完
守。又命王征之。王率師二十萬獲簡宏于吉利柵之山
而歸。九年賊陳季曠倡亂。復陳氏。再命王往討。賊聞王
師至。走海澨。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
賊設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
其象鼻。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
敗。擒斬無算。遂獲陳季曠以獻。是役也。取勝於至險之
中。衆以為神。既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寇。名臣錄
宣德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纓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明朝易
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續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遷即吉。手尚書蹇義。請兼取二說。君臣皆素衣冠
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臣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
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梓宮在殯。吾
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曰。歎曰。

張輔知禮六郎乃有不及聖諭錄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愈重之消頑佐為都御史謂宜保全切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王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亦屈節於振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為人寡言笑膂力絕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古穰雜錄

先輩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瀕擒鄭竇唐勣之長破儂張宋青之勇殊不知一平交趾三縛渠魁易草莽為柔麻變雕題為華夏豐功烈又豈止興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黃福撰班師序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討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治職方是入反側連衡餘蘖復息再勞戎行以靖彊場百蠻聞風來貢重譯羨我斯勲名昭罔極彭韶撰贊

胡儼

字若思江西南昌人鄉貢士歷仕洪武永樂間官至太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集曆醫卜皆通其說中洪武丁卯鄉試授華亭教諭改長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自是著為令

先生筮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夜分雖陰寒甚暑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為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途中見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

得免暴露存活數百人

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

金幼孜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無官僚在講筵凡古

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棄

情道南京見

東宮

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爲祭酒

身率諸生人材翕然從化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

坐成邊先生為言其情有可矜者乃得免

閑居二十年餘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淡薄

凡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

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並

楊溥撰墓碑

公少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群書因不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賢士相師友熊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榮撰頤菴文集

先生既歸雖聲聞不至於 朝廷而在朝之論舊德者後必歸於先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之徵言者足相躡於門先生年踰八十官至三品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 王直撰挽詩序

慥慥君子儒林之特匪耄于年亦邵其德不卑小官彌厲堅白蜚英翰苑物論允塞大放璣琚深探隱曠師表成均言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彭韶撰贊

顧佐

字河南太康人中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官至左都御史

除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為之斂手政聲赫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名臣錄

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罷召楊榮及臣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

卷之八
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頤佐乃能如此陞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頤佐自陞都御使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惻懔然吏有遺笞者据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竒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安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曰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

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未事不足上千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罔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入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小憇前呵雙膝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為驗往往有挽驢駐馬折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悽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

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並水東日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接一
榻凝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寶袁縉紳赤轡

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弱子

一人彭昭撰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132X
19
2